



森林公主一路狂奔



丛林中探出了几只小脑袋



牛奶妹喜欢带着自己的小木屋



喜欢穿着婚纱的恨嫁牛奶妹

我们的游戏就从小时候一个不想睡午觉的中午开始。那时候，我们家附近总有一个长满绿色植物的园子，比如衡东苗圃、衡阳市图书馆以前的院子、二十五公司的花园、市委党校桔子林，可是现在，它们依次变成了宾馆、马路、停车场旁铁将军锁住的一抹绿色、被一些新建筑占据的模糊记忆。

那时，孩子的乐趣总是很简单，几个塑料瓶盖、一把杂草可以自言自语办家家，那时，园子里只有静谧的绿荫，没有现在社会新闻里经常出现的会带走萝莉或萌童的邪恶身影。那时，街上没有那么多呼啸而过的车辆，孩子消失不见了，不会一下子揪紧妈妈们的心，大不了，去那植物茂盛的地方去找，或许，孩子们正屏息收身，揣测你渐渐走近的脚步声，然后，像颗豆荚里蹦出来的小豆子，吓你一跳。

童年终须过去，我们只好用各种玩偶演绎成人的童话。这样，玩偶实景拍摄拉开帷幕。

比如，光着脚的森林公主受到了十个心无城府、毫无背景的小动物的惊吓，于是在森林里奔走，前面到底是遇见一见钟情的白马王子还是拥有魔镜的假名媛，抑或是给她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的青蛙王子？

又或者有一个像蜗牛一样、总是喜欢带着她的小木屋到处留影的牛奶妹。其实，她每次出场的嚣张气焰，想掩盖的是她那颗想穿着长长的白纱的希望之心。当牛奶妹带着小木屋在岳屏公园的摩天轮下留影时，站在对她来说就像是悬崖的栏杆上，她开始体会到隐逸之士立崖面山沉思的高妙；当她和小木屋被放到一方草丛上，她不知道我们的大手还会给她的留影安排其他什么人或东西来；而我们家里的金鱼缸要么放不下她的小木屋，要么已经没有鱼，所以就只好安排了两只猫，假装已经把鱼缸里的鱼吃掉了，然后趴在玻璃上张望，并协助我们表达如下的意思：“那个牛奶妹，不是说要进来吗？”

至于牛奶妹为什么不进去，不是我们这次的游戏可以解决的问题。但是牛奶妹，仍在像蜗牛一样在自我的探寻之路上慢慢行走，她的苛求，让我们一致认为她可能来自处女座。

嘘，森林公主、牛奶妹在城市公园一角与人“办家家”
绿野寻踪看见人偶童话
■文/何芬 同吟吟 实习生 台章